



新的生活和新的歌

(特写集)

王大海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的生活和新的歌
(特写集)

王大海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2 1/2印张 45,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 10009·167

定价(0)二角二分

835
1043

06505

新的生活和新的歌

王大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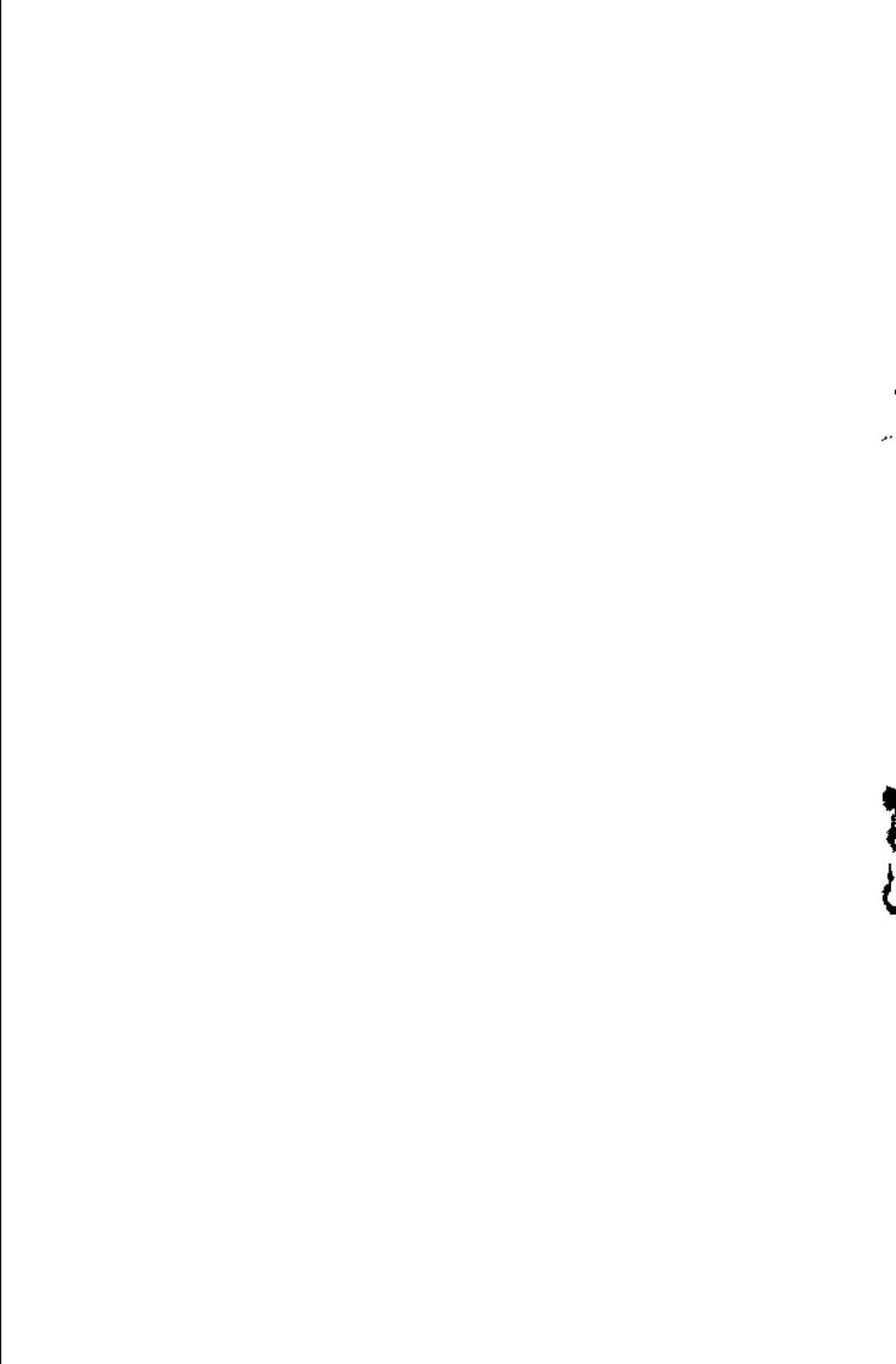
這是一本反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寫集，收集了一個青年作者近兩年來所寫短篇特寫共五篇。

作者曾經生活在基本建設工地上，從基建工人的忘我勞動和社會主義的熱情里受到很深的教育。五篇特寫中的四篇歌頌了他們崇高的工人階級品質的成長。最後一篇則對一個知識青年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做了辛辣的諷刺。這些特寫充滿生活的气息，從各個側面反映了祖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腳步。

封面設計：鄭克基

目 次

工区主任·····	5
工地材料員老彭·····	24
混凝土工斬長安·····	39
新的生活和新的歌·····	53
列車正在前进·····	63
讀“新的生活和新的歌”·····	周振甫 72



工 区 主 任

主厂房建筑工程基本完工了。

这时，厂房里只留着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作“收尾”工，屋角有电焊工站在高梯上焊接着什么；几个石匠稀落地坐在混凝土地坪上修整一些高低不平的地面。安装工提着粉线袋在测量，看来是这一两天内便要开始试装机器的样子。

阳光，明朗地从锯齿形的钢窗映射进来，照在粉了三度“可赛银”的梁柱和屋面板上，显得这样洁白、新鲜。建筑工地所特有的，那种令人心醉的微微带酸的香味，谁也不知道它是新鲜木材还是混凝土所发出的，依旧像雾气一般充塞着整个厂房。不时，传来一些铁器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忽然亮起一阵蓝白色的电焊的火簇。这里，整个的气氛像座刚刚演完一场歌剧之后的舞台，不久以前那些激动人心的热烈的场面和劳动的合唱，暂时都停息了，舞台上只留有稀稀落落的一些人在收拾布景和道具。

对于亲自参加这座巨大厂房建设的人们，这里每一寸混凝土，每一扇门窗，直到每一支铁钉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站在这里看着它，人不禁会在胸膛里涌起一阵阵欢乐和自豪的

感情。——就在这时候，我眼前出现了無數熟稔的面影，他們是堪称为这支建設大軍的旗手的人物。

有一个人的面影，特別固执地占据着我回忆中的位置，这是生产工区主任黄孚沉。

談到我和工区主任第一次相識的情景，是很有趣的。

五月間，我来到工地，被分配在生产工区工作。老实說，乍一看来，这个才开工不久的工地的情形是不大令人滿意的。工人中間，特別是才从农村来的力工，劳动紀律很松弛；工程質量事故也不断發生，我来到第二天，便听說粗紗車間第八号混凝土柱樑上發現了一片直徑三寸左右的“蜂窩”；現場上原材料浪費的情况也是严重的，党报不久前为此發表了严厉的批評。

我到这里三天了，却还没有见到工区主任一面。去办公室找他，总是听人家說，五分鐘以前还在这里，可能是上技术組找工程师去了。去技术組时，那里的人都好像在欣賞名画似的朝着一張藍圖出神，心不在焉地回答你：“主任才从这里走开，大概是到現場了吧。”天呀！到現場去找他？这么大的工地，哪里能偏偏遇到他。

虽然我还没见过他，可是从一些干部的口中，已經听到不少关于这位主任的輿論了，这些背后的评价頗不一致。一个在工区比較負責的干部告訴我：“老黄这同志固然有不少优点，但是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特別严重。……”一个年青的工会宣教干部却說：“我每次想到他的工作态度时，便对自己感到慚愧！”一个新从南方来到的技师悄悄向我說：“我这是头一

次和这样的人共事，凭良心說，但願这也是最后一次。他的作風实在叫人受不了！”混凝土工工長董化有的看法是这样：“我喜欢咱們主任的作風！搞建設要不帶点战斗味，要能搞得起来才怪。”

总起来說，当时这些輿論曾給了我一个不十分愉快的印象，我好像預感到这位主任是个不易相处的、性情乖戾的人物。

終于，第四天上午，我在工地現場上遇到了他。

当我走过未来的清花車間（当时这里地下是黃泥，頂上还露着天空），忽然像感到了什么异样的变化一样停下步来；原来，有不少人在工作中間常常用眼睛瞅着一个方向，那眼光似乎微笑，在讚賞，又似乎是詫异。我順着这些眼光望去，原来正在砌窗台板的混凝土大樑上，支着一張約兩公尺高的梯子，梯子上站着六七个力工，正在向大樑上遞磚，这一組力工之中有个人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穿普通干部服裝，整个的臉容不論是顏色和綫条，都使人联想起一座銅刻的雕像，他的臉的中部微微凹进，前額和下巴却显得异常凸出，中等身材，他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和普工在一起遞磚，而且每遞一下，也是發出“噢——唷”的喊声。他遞了一会便望望腕上的手表，嘴里在喃喃地計算着。他身旁那个力工組長显得很煩躁，不住地要求他下来，可是他理也不理，一直过了20分鐘的样子，他才下来把那个力工組長叫到一旁，不停地揮着闊大的手势說：“你瞧瞧，原来每10分鐘遞磚120塊，如果这样每次遞兩塊呢，工作效率就提高了百分之六十，这难道是作不到的么？”

昨天你們那位段長還直嚷嚷要添人，說遞磚供應不上。你倒說說，這裡需要增加人不要？”

我似乎已經明白這個人就是我們的工區主任了。他正說着話，忽然又像發現了什麼嚴重事變似的朝着西邊隔牆那兒的腳手架急急地跑過去了；力工組長連阻止他一下也來不及，只好跺跺腳，回頭喊道：“干罷！我不是早說過，該變變方法啦，現在倒好，叫別人說主任自己來了才解決問題。”

我也緊跟着走到了工區主任那兒，他正皺緊着雙眉，眼睛緊緊瞪着這兒一片剛剛砌了有一公尺四五左右的隔牆。這片牆的質量確實不好，灰縫高低不齊，有的磚竟凸出二三公分的样子，在腳手架上忙碌地操作的是個頭髮黃黃的小伙子，他一面干活，還在挺得意地哼着一支什麼曲子。

工區主任仰起頭，他那粗粗的嗓子對着黃頭髮小伙子剛剛喊了一聲：“嚟，你看看這……”

就在這當兒，一場禍事發生了。

工區主任仰臉一喊，那個小伙子從腳手架上冒冒失失一抬腿，不知從什麼時候躺在那腳手架上的一柄鐵鎚被小伙子的腳踢落下來，恰恰便落在工區主任仰起的臉的下半部，只聽到“哎！”的一聲，工區主任立刻用手捂住臉，鮮血從手指縫滲出來，淌到臂肘上，又一滴一滴地淌到高低不平的泥地上。一剎間，周圍不少工人都圍了上來，大家嚷成一片，那個闖了禍的小伙子也白着臉從架子上下來了。誰知道工區主任把頭一仰，他的臉上除了嘴唇周圍腫得多高以外，別的幾乎沒有任何變化，他呸了一口，從嘴里吐出幾只沾了血污的牙齒在地上，

又吐掉几口浅红色的唾沫，忽然从缺了口的齿缝里咆哮道：

“你们干什么？这有什么可看的？立刻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工作！”

话还没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外跑去了。

我既是好容易才遇着他，同时也关心他脸上的伤势，于是便追着他的去向，一直跑进了工区办公室。

进门时，他正挥着手向通讯员发布命令。他用一块溼毛巾遮住了脸的下半部，因此办公室内的人看来还没有发觉他有什么异样。他急促地、但口齿不清地向通讯员小焉嚷着：“快把二工段孙段长找来，立刻找来……还有！把一段严段长也顺便找来，快！”

工段办公室就在附近，一小会功夫第二工段段长便喘着气来了。工区主任跟暖水壶向外倒水似的立刻向他倾吐出一大串问题：“……西三附属房的隔墙你看见了没有？你认为那里质量怎么样？……砌墙为什么不用铺灰器？……在那架子上砌墙的黄头发泥工是几级工？”他虽然好像在发问，却又似乎并不想听取对方的回答，继续粗声地说下去：“那一截墙从一公尺以上要重新砌……谁也没有权利忘记：质量是我们的命运！检查一下那个小伙子的工作，是技术不够还是不按操作规程办事？技术不够就换下来，先当助手；如果工作态度不好，那就要进行教育，批评，直到处分；必须如此。”

二工段段长迟疑了一下，好像要作些辩解，但也觉得辩解的结果会更加麻烦，点点头带着生气的表情便向外走去了。

接着进来的是第一工段副段长老严。老严的性格我已经

有几分知曉，这也是个不肯輕易向人讓步的別性子。有一次在工段办公室和一个工長爭論，兩个人都提高着嗓子，臉对着臉，眼睛互相瞪着，足足對峙了有半小時之久，最后还是工会主席把他們拉散了的。

工区主任这一回似乎略略改变了声調，他啞声地問道：“昨天你們要求在砌窗台的地方增加力工遞磚，現在看来还需要不需要？”

“怎么不需要！砌窗台任务这样紧，后面安鋼窗馬上跟了上来，可是力工的磚老是供应不上。”

“为什么不把遞磚的操作方法研究一下，难道就不能提高？啊……”看来是一陣剧痛掠过他的臉，使他的臉因忍痛而扭歪了！

“力工遞磚工作有什么法子提高？我們也不是沒有动員过，能提高早就提高了。只有增加人，每張梯子添三名，三六十八，增加18名力工就解決問題了。”

工区主任像爆竹突然炸了一样，嗓子立刻提高了：“添人，添人！一个做領導工作的人每天手心向上，除了要求添人之外就沒有一点別的本領了，这是可恥的！我回答你，添人一个也沒有，在我看来还应当从那里抽下一部分人，你立刻上現場去看看，工会告訴你究竟还要添人不要。”

他揮揮手，表示話已經說完，便皺着臉走近那个正在审查旬作業計劃的副主任那兒：“伙計，倒了霉，門牙大概砸掉了兩個。……可是千万不要宣傳，人家會說我們帶頭出起事故來了。……現在我們該去找老張了，他等着和我們研究政治工作

計劃。”

說完，他便又跨着大步向外走。我雖然在這一天的遇見了他，却始終也沒有抓住和他談話的機會。

我們彼此介紹、相識，是三四天以後的事了。他和別人初次見面的方式也是獨特的。互相介紹了名字、來歷之後，向你點點頭，從齒縫里含糊地說了句不知什麼話，便坐下來，自顧自沉思起來。我觀察着他那厚厚皺起的前額，猜想着他這時心裡該在思索些什麼。他的眉梢微微向兩邊聳起，因此給他的臉部增加了強悍和富於生氣的表情。他忽然跳起身來，眼睛向四圍搜索着，喊道：“李光輝同志！”

他所喊的那個辦事員現在恰恰不在這兒。他焦躁地跑到一張辦公桌子前面，咕嚕着：“馬上要開施工分析會議了，日報表呢？”可是桌子上所有的抽屜又都鎖着，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像下了決心似的咬咬牙，把抽屜使勁一拉，鎖鼻子是都脫裂了；一連拉壞了四五只抽屜上的鎖之後，才找到了所需要的文件。他忽然向兩邊張望一下，慌慌張張便回到會議桌邊自己的座位上了，這時辦事員進了門，而且立刻便發現了自己那辦公桌抽屜的厄運。看來他碰到這類事件已經不止一次了，扭過臉他朝着主任的方向用不滿的聲調嚷起來：“怎麼的？是誰？……又把我的鎖都扭壞了！”

工區主任這時的表情，就像一個考試時作弊被當場發覺了的小學生一樣，漲紅了臉，眼睛不看辦事員，只是帶着求和的聲音說：“是我。……找你你又不在了，你再找個釘子釘一下

吧。”

要不是工程师、各段工長、技師都來開會了，也許辦事員還要繼續責備他的上級也說不定的。

會議由一位胖胖的工程師主持。窗戶外面響着像悶雷一樣的混凝土拌和機隆隆的声响。開會的人平時都有了提高嗓子說話的職業性習慣。有時如果窗外的嘈音突然中止一下，正在發言的人的聲音就會顯得異樣地刺耳了。

工區主任在開會時簡直沒有一刻停息過動作。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一會兒又低頭繞着會議桌周圍走動。他臉上的表情隨着彙報的內容而迅速變化，當他聽到某一個工人小組的創造發明或新紀錄時，臉上竟會因此而浮現出孩子似的笑容，他的手指也會像擂鼓一樣在會議桌上重重敲擊着，說：“听听，有多好……多好！”他的動作的某些粗魯處和工程師的儼然持重成了有趣的對照。

他發言時沒有翻看筆記本的習慣，可是一連串的工程項目、數字從他口里吐出來，不光是大的工序，就連極小的工序他也記得很清楚，就像他的腦海中挂着一幅施工詳圖一樣。

當某一個工段段長向他提出困難要求解決的時候，他微微偏着頭，提出自己設想的一個解決方法來，一個行不通再提一個，也許會一連提出十幾個辦法仍舊不被通過。但終於，他啓發了會議桌上某一個人，也許就正是提出困難的那個人自己說：“我想起來了，可以這樣試試……。”于是他滿意地笑起來：“是么！我就知道，只要讓大家一起來想，就會有辦法的。”

現在輪到前天受過批評的第一工段段長彙報施工情況了。這位段長此刻的表情有些特別，他站起來，帶着一種分明是勉強抑制住的自滿向工區主任望了一眼，然後報告說：“別的方面施工情況平常，只是在安鋼窗的工序上，有兩個小組昨天一天每人完成了定額百分之二百四十……。”他說到這個數字時特別提高了聲音，又用眼睛迅速掃了一下周圍的人，而那音調，那面部整個的表情，都似乎在說：“看看，不要以為我們是無用之輩，我們已經創造出奇蹟來了。”

工區主任站起身來，他那深陷的兩眼發着光，可是並不朝那位段長望，看起來他決沒有因為那個數字驚奇或高興，他的神氣倒好像是在憐憫什麼人一樣。果然，從他口中吐出的是和讚美恰恰相反的、辛辣的譴責。

“對不起，為了你這個數目字，不但不能表揚你們，同志，為了這數字我本人和你都應該挨一頓痛罵才對。這個數字究竟證明了什麼？難道不是說明你我當初確定這個定額時根本不了解情況，又沒有很好分析研究一下，因此才把定額訂得這樣保守麼？我昨天在那裡觀察了好大一會，一面看，一面在心裡罵我自己這個傻瓜。可以肯定地說，現在就是把定額提高到原來的三倍，也還不過是普通木工都能做得到的。”

我記不清那時來了一個什麼樣的使我討厭的電話，不得不離開會場了。終於沒有看到那次會議的結局。只是在第三天聽說：由於工區黨總支書記提議和支持，在全工區已經展開了一次重新討論定額的運動，而以後的事實證明，這次運動是基本上扭轉了工區內多數幹部在制訂計劃時對定額問題的保

守傾向的。

不久以後，我和那個經常跟工區主任在一起工作、而且常常因自己抽屜上的鎖被抵壞而生氣的辦事員有過一次談話。

開始時我們扯了些別的問題。後來我問他：

“聽說主任這個人脾氣很壞，是不是？”

“壞極了！脾氣急躁，態度又壞。好些人怕他。”

“為什麼怕他？”

“他好尅人呀！你不知道，人們都怕向他彙報工作，他揪住你，一股勁兒問，問的你答不上來，那時你瞧罷，他不但尅你，還挖苦你，叫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辦事員說到這兒忽然帶點得意地添了一句：“不過我不怕他！”

“噫，你難道比他更凶？”

“不是啊，”他壓低了聲音，好像有些神秘似地告訴我，“我摸住他的規律了！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他就尅不到你頭上。有時候只要揪住他的缺點，我還興尅他幾句哩！要是他批評的不在理，我就頂上去，他也得接受。”辦事員得意地笑起來：“你不知道，他前個時期還有個缺點：不重視理論學習。那一回正是學習時間，他叫我抄一份計劃。我說這是學習時間，他來尅我了，問我：‘學習為了啥？學習不是為了工作麼？’我不理他。我說這是黨支部規定的理論學習時間，誰也不能破壞。回頭來我還向他提了個意見，他也沒有辦法。後來我聽說在黨內他為這個受到批評了。”

說到這兒，辦事員忽然朝我望了一眼，大概是因為他發現了我當時臉上對於工區主任顯然存在一種不夠諒解的表情

吧，他突然奇怪地轉變了態度，很誠懇地說：“你們不了解他，我剛才說的都不是他的主要方面，主要的是他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你想想，那一回他的牙砸壞了，直到現在三天兩日關牙痛，加上性子急，更容易上火，可是啥時候他哼過一聲沒有？好些人根本沒有發覺！”

“上个月他老婆帶着孩子來了。家庭經濟困難，孩子還有病。我想這回他也該有點思想問題了罷？誰知道他就跟沒那回事一樣。”

我不禁插了一句：“依你看，他在工作上有些什麼樣的特點？”

“特點嗎？……一顆心整個兒放在工作上，這難道還不是特點？——自然還有羅，比如說，他最善於抓薄弱環節。這一點你也許早聽人說了。最近你看，他正在抓勞動力和定額問題，他天天上現場去，他一到現場啊，事兒就多了！這裡有窩工現象，那裡定額還能提高。哪一個角落他都看到了！剛開工那晌，他抓住一個勞動組織問題，和這位老師傅談談，和那個工長談談，到底提出了木工流水作業的計劃，一開頭，一工段段長思想還不通呢，說什麼搞得不好反而混亂羅，勞動組織得全部打亂太麻煩羅！你知道主任怎麼說？混亂也好，麻煩也好，命令你三天之內改成流水作業，我親自和你一起擬訂計劃。——哈！過幾天那位段長自己也說起流水作業的好處來了，叫主任好好挖苦了一頓。”

我不禁又插進來問他了：“我們這位主任搞基本建設多少年了？”